

湖南省直院团改制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文艺院团当家人谈市场化之路

本报驻湖南记者 王伟 实习记者 曹萍波 杨砚池

4月17日，湖南省直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授牌仪式在长沙举行。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为改制院团授牌并作重要讲话。湖南省文化厅厅长周用金主持会议。授牌标志着湖南7家省直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湖南省直国有文艺院团实行了分类改制：保留省湘剧院事业单位性质；将省花鼓戏剧院、省木偶皮影艺术剧院和省京剧团分别转为公益性的保护传承中心；省杂技团、省话剧团、省歌舞剧院实行转企改制，分别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记者在授牌仪式后分别走访了这几个有着辉煌历史，却在市场化大潮中面临挑战的文艺院团。它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惊人地一致：剧场缺乏，人才难继，经费不足，传承艰难。

改革和求变，才是文艺院团必然的出路。

杂技团吃青春饭承担高风险

“我做杂技团团长这些年，最大的压力就是怕摔人，前几团里的一个19岁的孩子，在表演《时空之旅》的时候摔了，现已从上海回来，我去医院看他时真的是百感交集。看过《时空之旅》的人都知道，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浪桥跳板和转动台圈，完成这组惊险动作的演员如果不慎从高空摔下，很容易受伤。”见到记者，现任湖南省杂技团团长刘军科说。

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从小就接受严苛的专业训练，从5至10岁开始培养，至少需要3至5年，而属于他们的“黄金期”很短暂，高风险的训练与演出让他们病痛缠身，上不了舞台的演员则面临着退役、转型等问题。这就是杂技团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缺乏

优秀的演员人才，演员没有行之有效的职业退出机制。

刘军科说：“按一般的行业规则，人才的培养周期和使用周期应该是1:3,比如，用8年的时间去培养人才，却可以发挥24年的作用。但杂技人才不一样，优秀的杂技人才，大概是培养8年，使用8年。演员的黄金期是20岁至30岁，年龄太小压不住台，过了30岁身体和精力就达不到了。”这就是说，杂技演员吃的是青春饭。

杂技艺术专业人才由于从小训练，文化水平大多相对不高，在家长、教练的眼里，只要刻苦训练，有了成绩，一生就会有个依靠，就有了“铁饭碗”。湖南省杂技团一位杂技演员感慨地说：“与同龄人相比，我们的大部分青春奉献给了杂技事业，学习文化课的时间较少，其他专业技能欠缺，加之年轻时身体积累的伤痛会伴随后半生，不知道以后的工作、学习该怎么办？我真不想在身体报废之后，再成为‘社会的废人’。”

“如果不能解决演员的后顾之忧，退出行业后多要进行艰难的二次择业，杂技团面临的人才问题就永远都难以解决。所以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增加经费，建立行业退出机制，给我们这些文艺院团更大的扶持和帮助。”刘军科说。

话剧团经费瓶颈制约发展

走在长沙曙光路，湖南省话剧团临时办公地点的招牌和其他各种时尚专卖店的招牌相比，显得有点落寞。但是这个团有近60年的历史。

“厕所管道堵塞找团里，小孩读书就业找团里……我最头疼的就是退休人员的安置补贴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政府补贴800万元，那么有600万元得用于退休离休人员的安置补贴。经费不足导

致我们很难做大。”记者采访湖南省话剧团团长毛剑锋时，他有些无奈地说。

“这次体制改革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评价体系的变化，从前的制度把很多东西都框住了，成为企业后，不再以‘专家叫好’为目标，而以市场和票房为导向。”毛剑锋说。记者问到以市场票房为导向会不会降低话剧水平时，毛剑锋说：“以市场和票房为导向，能更好地反映现实，贴近观众和生活。这会提高话剧的生命力，避免曲高和寡。”

改制之前，湖南省话剧团就已经在摸索市场化的道路，即排演小剧场话剧，不做专家戏和学院派。当然，后两种政府能提供充足财力的话可以做。毛剑锋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不足，既要解决退休离休人员的安置补贴，又要排出高水平的话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补贴有限，我们不走市场化道路，真的是步履艰难。”

2011年，省话剧团联合中华文化促进会复排红色经典话剧《万水千山》，沿着长征路线展开全国巡演。“经费再困难，艺术也要坚持。”毛剑锋说。

歌舞剧院四大问题，场地第一

“相对于其他院团，我院的改制阵痛还是最小的，因为以往我们虽然在名义上是事业单位，但早在1999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市场化运作。”谈到院团改制，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严冰波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严冰波说，湖南省歌舞剧院面临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老同志怎么养起来？剧场怎么建起来？事业怎么发展起来？在岗年轻同志怎么富起来？

舞台是剧目的载体。在几

家院团里面人数最多，离退休以及在编在岗人数已达500多人，市场化成效相对最显著的湖南省歌舞剧院，竟面临没有场地的尴尬。

据了解，湖南省歌舞剧院将推出几部经典歌剧，如《茶花女》、《白毛女》、《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等，但是却没有专业的歌剧舞台。其中剧场问题是让严冰波最头疼的问题。“我们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排演剧目，是为了观众和票房，可是高额的剧场租用费导致成本提高，成本提高导致票价提高，这就很难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走向更灵活的市场化。”他说，湖南的剧场项目建设相对于周边省份乃至全国来说，都略显落后，多年来都无法实现文化部倡议的一团一场和一院一场。周边省市里，武汉有武汉大剧院、福建有福建大剧院，广州有广州大剧院、广州音乐厅、广州歌剧院等，而湖南还没有专业的歌剧演出场所。这个下辖五团（舞剧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歌剧团、合唱团）、两部（舞美工程部、演出营销部）、艺术创作室和舞蹈学校的省歌舞艺术强院都要忧心剧场问题，其他院团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

木偶皮影剧院让艺术渗进青少年的血液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剧院如今改名为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门口高挂着一块牌子，上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合会”。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帆指着它说：“这块牌子很值钱！全国也仅有4块。”

走到该院四楼展厅，蓝底白字的宣传栏中，法国《费加罗报》的赞语“比金子还贵重的皮影戏”，澳大利亚国际木偶节上获得的美誉“跨越了语言障碍、特

殊的表演艺术和技巧，尚未能有与之媲美”，显得光芒耀眼。

“做艺术要把眼光放长远，木偶皮影这种古老文化传承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多年来一直禀承为青少年儿童服务这一宗旨，根据木偶皮影的特点，每年都创作了许多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新剧目，经常组织青少年观看欣赏，目的是为了艺术尽早地渗透进他们的生命。”张帆说。

（下转第三版）

湘水余波

走市场才有希望

曹萍波

这是一些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文艺院团，然而在越来越发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显得“老态龙钟”，进行改制才有出路，院团从体制内脱胎而出并焕发出生机。

“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主要观众，评奖是唯一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属”——这是过去不少省直文艺院团的“生存法则”。其实关于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文化部在中央具体部署下，也曾多次出台改革方案。改革一直在稳健推行。

为什么国有文艺院团一定要改革？不改难以为继，最为突出的是人浮于事，吃大锅饭，人员进得来出不去，包袱越滚越大，事业越来越难发展。就像湖南省话剧团团长毛剑锋所说：员工厕所管道堵塞都找团里贴钱维修，如果政府补贴800万元，那么有600万元得用于退休离休人员的安置补贴。湖南省目前的文艺院团里，最有活力的是省歌舞剧院，院长严冰波说：“我们改制的阵痛是最小的，因为以往歌舞剧院虽然在名义上是事业单位，但事实上早在1999年就已经开始市场化运作。只有‘小步快走’，才能从演出市场上寻得经费。”有了经费，就会有名角，有品牌，有实力，有市场号召力。

走过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政府养活阶段，进入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我拼搏时期，部分院团对这种角色改变也许短时期内难以完全适应，但不可否认，转企改制将推动文艺院团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就整合了演艺资源。省歌舞剧院积极调整演出营销机制，严冰波说：“只有演艺惠民，才能让政府加大财政支出，让政府买单也是市场化。”省话剧院走的“小剧场话剧”路线，形成了“长时段、多剧目、多场次、多场点”的演出新模式。省杂技团鼓励将眼光投向国外市场，有效调动了演职员工艺术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省木偶皮影艺术剧院积极探索一条教育机构将传统艺术渗透到青少年当中的路，实现了传承保护和经济效益双跨越。

转制后的文艺院团如何面向市场？在演艺领域生机与希望空前焕发的时候，市场化的压力与阵痛也随之到来。但是我们理由相信阵痛与希望同在。

潇湘镜像



4月17日，一年一度的大戊梁歌会在湘桂黔3省交界的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龙门山举行。这个拥有300年历史的传统歌会吸引了大批侗、苗、瑶族未婚男女赶来对歌，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当天，歌会还举行了斗鸟、铜锦展览、芦笙踩堂等一系列民俗活动。图为当地妇女编织铜锦现场。 巢定远 摄

文化简讯

常德9个国有文艺院团完成改革

本报讯（驻湖南记者张英通讯员罗淮蓉）日前，常德市汉剧高腔保护中心、常德市湘楚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至此，该市9个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基本完成，其中7个转企改制，2家划转为传承保护机构，目前正在进行人员分流、劳动合同签订等。

根据中央和省市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今年1月，常德市召开了市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全市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工作，原则通过了该市汉剧院改革方案。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

原则，决定对常德市文广新局下属事业单位常德市汉剧院，实行一分为二的改革方式。新成立的保护中心以传承研究和展演推介常德汉剧高腔为主；新成立的常德市歌舞剧院将充分按现代企业模式运行，以歌舞、丝弦、大型综艺节目生产和剧场经营为主，积极参与本市大型演出活动和接待演出任务，承担部分送戏下乡和文化惠民演出任务。

根据中央关于转制院团要保证拥有专用剧场“一团（院）一场”的要求，常德市政府决定投资500万元对滨湖剧场改造升级，作为新公司的经营演出阵地，并将逐年增加演艺惠民专项资金。

花鼓戏《平民领袖》长沙首演

本报讯（驻湖南记者吴啸华）4月21日晚，由汨罗市花鼓戏剧团排演的大型革命历史剧《平民领袖》在长沙铁路文化宫进行首场公演，长沙戏曲界人士及花鼓戏爱好者共400多人观看了演出。

《平民领袖》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对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剧中通过毛泽东帮群众推磨、赶驴等一系列行动，展示了人民领袖的博大胸怀

及党和群众的鱼水情深。剧中陕北风情与湖南元素的完美融合备受专家与票友的赞赏。

汨罗市花鼓戏剧团是湖南省最早的专业戏剧团之一，他们表演的剧目《八品官》、《朋友》、《卖瓜》、《赵乡长转圈》、《杏花春雨》等多次荣获省部级大奖。其中《杏花春雨》被拍摄成电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据悉，花鼓戏《平民领袖》首场公演后将修改完善，力争冲刺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湖湘文化新气象

两招规范基层文化执法——记湖南省资兴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大队长石当全

本报驻湖南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陈建平 黄志华 曾波

地处湖南南部山区的资兴市，活跃着一支文化市场稽查大队。退伍军人、资兴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大队长石当全结合该市山多、湖多，偏远乡镇交通不便和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现状，不断创新管理举措，摸索出一条加强监管的路子，使资兴市农村文化市场呈现出健康有序、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这一湖南省基层文化执法单位，2011年初获得中宣部、文化

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授予的“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文化市场管理和执法先进集体”荣誉。石当全作为湖南省唯一代表出席了2011年5月24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的经验交流发言，得到了与会的文化部领导及代表们的肯定，一致认为资兴

的网吧监管模式是一种超前的、和谐的管理模式。

首创县级市网吧公司

未成年人上网成瘾，黑心网吧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这道网络世界兴起后产生的难题，曾经难倒无数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超过深夜零点不准营业，上网实行身份证实名制登记……尽管各级各部门想了很多方法来破解这一难题，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上网成瘾的问题。

石当全同样碰到这样的难题。他读初中的小孩一度上网成瘾，孩子知道父亲的办公室里有全市的网吧监控录像，就躲到一些黑网吧、家庭网吧上网，让父亲屡屡扑空。老石有时要辗转多个网吧，找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找到儿子。解决未成年人上网成瘾的问题就这样难吗？军人出身的石当全，感觉自己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都有责任化解这道难题。于私来讲，他是孩子的父亲，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住，怎么能管得好全市的网吧？于公来讲，他在资兴市文化稽查战线已经工作了16年，稽查大队长都已当了8年，如

果不能破解这道难题，不是愧对职责吗？

决心一下，石当全展开了严谨的调研。他发现，其实网吧老板也不想被稽查大队抓住处罚，他们容留未成年人上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网吧装修、经营成本高，而上网的人有限，在这种恶性竞争中，他们只能冒险容留未成年人上网。

找准问题后，石当全开始了大胆的改革，他将全市注册的18家网吧以均股的形式整合资源并组建公司，实行公司化管理。无论发现哪一家公司网点违规，直接处罚公司。通过一年多的努力，资兴市区、鲤鱼江、东江三地分别在2010年2月、6月、11月成功组建了资兴市阳光网络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青藤网络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东和网络文化有限公司。经过整合，网吧的经营成本大幅降低，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文化市场稽查大队也通过对公司直接监管，克服了过去点多面广的弊端，执法质量和效果获得空前提高。今年上半年，该市查处的容留未成年人上网的案件只有5件。以前，每年这一类案件达100多例。

2010年3月，资兴市网吧监管模式在湖南省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会议上作典型推介。同年12月，资兴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被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文化市场管理和执法先进集体”，是全省唯一获奖的文化执法单位。石当全本人先后荣获一次记功、5次嘉奖，6次被评为资兴市文化工作先进个人，3次被湖南省文化厅评为全省文化稽查工作先进个人。

石当全在资兴市关工委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由38名老干部组成的网吧义务监督队。4年多来，网吧义务监督队顶风冒雪，常年在各网吧点监督巡查，同时定期到学校、社区宣讲上网成瘾的危害，教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取得明显成效。石当全在解决自己小孩上网成瘾问题的同时，还以身示范，把城区一个辍学一年多的初中生带回家里，每天循循善诱，终于使这名中学生戒除网瘾，之后顺利考入湖南科技大学。石当全的小孩也摆脱了网络的诱惑，去年考入江西服装学院。

（下转第三版）